四庫全書

史部

尚史卷三十

列傳八

鑲白旗漢軍李鍇撰

魯諸臣傳上

司空無駭 夷伯附 展禽 展喜附

無駭者公子展孫也為魯司空隱公二年無駭帥師入極八年卒公子翬請謚與族公命以字為展氏左傳

其後有夷伯者為魯大夫僖公十五年九月晦震夷伯

之廟是也展獲即展禽字季柳下其邑惠其謚也亦無駭之後僖公二十六年齊孝公伐我臧孫辰欲以辭告病焉問于展獲對曰獲聞之處大教小處小事大所以禦亂也不聞以辭若為小而崇以怒大國使加已亂亂在前矣辭其何益臧孫辰曰國急矣百物唯其可者將無不趨也願以子之辭行賂焉其可乎獲使展喜韋昭注乙喜魯大夫展喜也以膏沐犒師國語

齊侯未入境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于

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左傳

海鳥曰爰居止于魯東門之外二日臧孫辰使國人祭之獲曰越哉臧孫之為政也夫祀國之大節也而節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為國典令無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扞大患則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穀百蔬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為

社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帝嚳能序三辰以固民堯能單均形法以儀民舜勤民事而野死鯀鄣洪水而殛死禹能以德修鯀之功契爲司徒而民輯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寛治民而除其邪稷勤百穀而山死文王以文昭武王去民之穢故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

杼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高圉大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凡禘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于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為明質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非是不在祀典今海鳥至已不知而祀之以為國典難以為仁且知矣夫仁者講功而知者處物無功而祀之非仁也不知而不問非知也今

兹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恒知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煖夏父弗忌為宗將躋僖公有司不可弗聽獲曰夏父弗忌必有殃夫宗有司之言順矣僖又未有明焉犯順不祥以逆訓民亦不祥易神之班亦不祥不明而躋之亦不祥犯鬼道二犯人道二能無殃乎侍者曰若有殃焉在抑刑戮也其夭札也曰未可知也若血氣强固將壽寵得沒雖壽而沒不為無殃既其葬也焚烟徹于上 國語

齊攻魯求岑鼎公載他鼎以往齊侯弗信而反之為非使人告公曰柳下季以為是請因受之公請于獲獲曰君之賂以欲岑鼎也以免國也臣亦有國于此破臣之國以免君之國此臣之所難也于是公以真鼎往也呂氏春秋

公嘗問于獲曰我欲攻齊何如獲對曰不可退而有憂色曰吾聞之也謀伐國者不問于仁人此何為至于我也春秋繁露

獲嘗處魯三黜而不去其妻曰無乃瀆乎獲曰油油之民將陷于害吾能已乎且彼為彼我為我彼雖裸裎安能汚我油油然與之處仕于下位獲卒門人將誄之其妻曰將誄夫子之德邪則二三子不如妾知之也乃誄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誠而與人無害兮屈柔從容不彊察兮蒙耻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蔽兮愷悌君子永能厲兮嗟乎惜哉乃下世兮庶幾遐年今遂逝兮嗚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謚

宜為惠兮門人從之以為誄莫能竄一字列女傳

風俗通柳下惠不枉道以事人故三黜而不去孔子以為不恭符子鄭人謂展禽曰夫子三黜無憂何也禽曰春風鼓百草敷蔚吾不知其茂秋霜降百草零落吾不知其枯枯茂非四時之悲欣榮辱豈吾心之憂喜韓詩外傳柳下惠殺身以成其信家語魯人有獨處室者鄰之釐婦亦獨處一室夜暴風雨至婦室壞趨而託焉魯人閉戶不納釐婦自牖與之言子何

不仁而不納我魯人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同居今子幼吾亦幼是以不敢納也婦曰子何不如柳下惠然嫗不建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魯人曰柳下惠則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聞之曰善哉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于此者期于至善而不襲其為可謂智乎毛詩傳顏叔子獨處于室鄰之釐婦亦獨處于室夜暴風雨至而屋壞婦趨而子叔子納之使執燭放于旦蒸盡縮屋而繼之自以

為避嫌之不審矣

論曰若展季其人者吾欲從之游得乎不徼世不抗俗屈柔從容而自潔非所謂持已有恒者乎臧孫書其言棄其人無後于魯宜哉

公子彄即臧僖伯 臧孫達哀伯 臧孫辰文仲 臧孫許宣叔 臧孫紇武仲 臧賈 臧為 臧昭伯 臧會 臧堅附 臧賓如 臧石附

公子彄者孝公子臧僖伯也為魯大夫隱公五年公將

如棠觀魚臧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于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于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于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則君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皁隸之事官司

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畧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

彄稱疾不從冬十二月彄卒公曰叔父有憾于寡人寡

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左傳

謚曰僖子達嗣

臧孫達僖伯子哀伯也桓公二年宋華督弑殤公以郜

大鼎賂我公納于大廟達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

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

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衮冕黻

珽帶裳幅舄衡紞紘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厲游纓
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鍚
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
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
于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
于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
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武
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

之賂器于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内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于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左傳

卒謚曰哀孫辰嗣

臧孫辰哀伯孫伯氏瓶之子文仲也為魯大夫莊公十一年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于粢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為君憂拜命之辱辰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浡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幾乎

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説之辭也曰是宜為君有恤民之心左傳

二十八年魯饑辰言于公曰夫為四鄰之援結諸侯之信重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固國之艱急是為鑄名器藏寶財固民之殄病是待今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于齊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備卿辰請如齊公使往從者曰君不命吾子吾子請之其為選事乎辰曰賢者急病而讓夷居官者當事不

避難在位者恤民之患是以國家無違令我不如齊非急病也在上不恤下居官而惰非事君也以鬯圭玉磬如齊告糴曰天災流行戾于敝邑饑饉薦降民羸幾卒大懼殄周公大公之命祀職貢業事之不共而獲戾不腆先君之敝器敢告滯積以紓執事以救敝邑使能共職豈唯寡君與二三臣實受君賜其周公大公及百辟神祇實永饗而賴之齊人歸其玉而予之糴國語

僖公二十年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

可以人從欲鮮濟二十一年大旱僖公欲焚巫尫臧文仲曰非旱備也脩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尫何為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為旱焚之滋甚公從之二十二年春伐邾取須句秋八月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蠭蠆有毒而

況國乎弗聽我師敗于升陘二十四年襄王以太叔之難出居鄭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汜敢告叔父臧對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左傳三十年晉人執衛成公使醫鴆之不死醫亦不誅臧言于公曰夫衛君殆無罪矣刑五而已無有隱者隱乃諱也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笮薄刑用鞭朴以威民也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是無隱也今晉人鴆衛侯不死亦不討其使者諱

而惡殺之也有諸侯之請必免之臣聞之班相恤也故能有親夫諸侯之患諸侯恤之所以訓民也君盍請衛君以示親于諸侯且以動晉夫晉新得諸侯使亦曰魯不棄其親其亦不可以惡公説行玉二十瑴乃免衛侯自是晉聘于魯加于諸侯一等爵同則厚其好貨衛侯聞其為臧孫辰之為也使納賂焉辭曰外臣之言不越境不敢及君三十一年晉文公解曹地以分諸侯公使辰往宿于重館重館人告曰晉始伯而欲固諸侯故解

有罪之地以分諸侯諸侯莫不望分而欲親晉皆將爭先晉不以故班亦必親先者吾子不可以不速行魯之班長而又先諸侯其誰望之若少安恐無及也從之獲地于諸侯為多反既復命為之請曰地之多也重館人之力也臣聞之曰善有章雖賤賞也惡有釁雖貴罰也今一言而辟境其章大矣請賞之乃出而爵之海鳥曰爰居止于魯東門之外展使使國人祭之展禽非之展聞之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使書以為三筴

三十三年齊國歸父來聘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辰言于公曰國子為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于有禮社稷之衛也文公十年卒左傳

謚曰文子許嗣

臧孫許是為臧宣叔文仲子為魯司寇宣公十八年公孫歸父以其父遂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宣公薨季孫行父欲追罪遂許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

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成公元年齊將出楚師魯懼許及晉侯盟于赤棘冬許令修賦繕完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二年齊頃公伐我取龍南侵及巢邱又敗衛孫良夫于新築良夫如晉乞師許亦如晉乞師晉以八百乘救魯衛許逆晉師且道之季孫行父帥師會之六月敗齊師于鞌晉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冬楚侵衛遂侵我師于蜀

使許往辭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乃使公孫葭往賂之公衡成公子為質以請盟楚人許平楚師及宋公衡逃歸許曰衡父不忍數年之不宴以棄魯國國將若之何誰居後之人必有任是夫國棄矣三年晉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衛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成公問諸許曰中行伯即荀庚之于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于衛也位為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

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為次國晉為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四年卒左傳

謚曰宣子紇嗣

臧孫紇宣叔子宣叔取于鑄生臧賈臧為鑄女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生紇長于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是為武仲成公十八年楚伐宋晉將救之士魴來乞師季孫行父問師數于紇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

軍之佐也令彘季即士魴亦佐下軍如伐鄭可也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襄公四年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聽命紇聞之曰陳不服于楚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國猶有咎而況小乎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鄫紇救鄫侵邾敗于狐駘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于狐駘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于邾十一年晉悼公帥諸侯伐鄭鄭人行成十二月會于蕭魚晉侯使叔肹告于諸侯襄公使紇

對曰凡我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茍有以藉手鮮不赦宥寡君聞命矣十三年將城防紇請俟畢農事冬乃城防十四年衛孫林父逐獻公獻公在郲紇如齊唁之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子展獻公弟公子鱄聞之見紇與之言道紇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十七年齊伐我圍桃高厚圍紇于防我師自陽關逆紇至于旅松郰叔紇臧疇臧賈帥

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齊師去之齊人獲臧堅臧堅者臧紇之族也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于士以杙抉其傷而死公會晉圍齊焚其雍門及西郭南郭東郭北郭十九年季孫宿以所得于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紇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令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為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

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徳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于大國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孫宿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于其從者于是魯多盜宿謂紇曰子盍詰盜紇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宿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紇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為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于邾以來

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皂牧輿馬其小者衣裳劒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

古文瑣語魯國多盜季康子治之獲一人焉詰之曰

汝胡以盜對曰此猶蟻羶也慕羶而附寧可已邪子大夫為政不能不盜何以詰吾盜柳下跖魯之民盜也嘯其徒驪山之陽抉人肝而食之而邑宰不得問也陽貨魯之家盜也國命出其手叛費囚桓寶玉大弓先王所遺貨偃然竊以逋也而子大夫不得問也子大夫魯之國盜也政為家事賦為家賦藐然魯君如無有焉而魯君不得問也魯君魯之大夫也乾侯之難亦唯季孫意如之故不得政其終魯君靦然不

斥季孫之立而以為身則魯何以有王章也逐一君復易一君而周天子不得問也吾儕小人其何知知則于人而已矣詰安用之

季孫宿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紇欲立之訪于紇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紇為客既獻紇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名悼子紇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後名公彌使與之齒公彌由是怨紇仲孫速亦惡之而季孫宿愛之仲孫速疾孟氏之御騶豊點謂公彌

曰苟立庶子羯（仲孫速之子）請讎臧氏二十三年八月仲孫速卒公彌言于季孫宿廢其孺子秩而立羯紇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紇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告于季孫宿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季孫宿不信紇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辟穿藏也）藉除于臧氏（借除借人除葬道）紇使正夫助之除于東門甲

從已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宿宿怒命攻臧氏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紇之立也臧賈臧為出在鑄及是紇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臧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故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臧為以納請臧為遂自為請也紇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茍守先祀無廢二勲敢不辟邑乃立臧為紇致防而奔齊左傳

仲尼曰臧武仲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魯論

齊侯將為臧紇田紇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于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如何乃弗與田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于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夏書念兹在兹順事恕施也昭公十年季孫意如伐莒取郠獻俘始用人于亳社紇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

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佻之謂甚矣而壹用之將誰

福哉（左傳）

辛謚曰武

臧昭伯者（名未詳）臧為子昭公二十五年臧昭伯如晉昭

伯從弟臧會竊其寶龜句僂以卜為信與僭（僭不信也）僭吉

臧氏老將如晉問會請往昭伯問家故盡對及內子與

母弟叔孫則不對再三問不對及郊會逆問又如初至

次于外而察之皆無之執而戮之逸奔郈郈魴假使為

賈正馬計于季氏臧氏使五人以戈楯伏諸桐汝之閭會出逐之反奔執諸季氏中門之外季孫意如怒曰何故以兵入吾門拘臧氏老將禘于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于季氏臧昭伯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季臧遂有隙及昭公將伐季氏以告臧孫以難告郈孫郈昭伯也郈孫以可勸九月遂伐季氏會孟孫叔孫氏救季氏伐公徒公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孫于齊次于陽州臧昭伯率徒者將盟載書曰戮力壹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繾

綣從公無通外內子家羈曰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為而何守焉乃不與盟昭伯既從公孫于齊意如立臧會會曰句僂不余欺也臧會子曰賓如哀公八年及齊平臧賓如如齊涖盟賓如子曰臧石哀公二十四年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曰昔臧文仲以楚師伐齊取穀宣叔以晉師伐齊取汶陽寡君欲徼福于周公願乞靈于臧氏臧石帥師會之取廩丘晉師還餼臧石牛謝之曰以寡君之在行牢禮不度敢展謝之左傳

論曰宋華督桓罪均也哀伯爭器以正名正華適所以正桓俾不納鼎庸可冀乎然可謂善述者矣紀曰多聞乃祖祖知無基而厚墉墉之崩徵臧氏之敗也

衆仲

衆仲魯大夫隱公四年衞州吁弑桓公而立時宋公子馮在鄭鄭人欲納之州吁使告于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宋人許之于是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公問于衆仲曰衞州吁其成乎對曰

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于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五年九月考仲子桓公母之宫將萬焉公問羽數于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于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八年齊平宋衛于鄭使來告成三國公使衆仲對曰君釋

三國之圖以鳩其民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敢不承受君之明德公子展之孫無駭卒公子翬請謚與族公問族于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謚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為展氏左傳

申繻 豎曼附

申繻魯大夫桓公六年子同生同莊公名公問名于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以德

命為義以類命為象取于物為假取于父為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十八年公將有行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不聽齊侯通文姜使彭生乘公

公薨于車

管子公將如齊與夫人偕行申俞諫不聽齊公子彭生乘魯侯脅之薨于車豎曼曰賢者死忠以振疑百姓寓焉智者究理而長慮身得免焉令彭生二于君無盡言而諛行以戲我君使我君失親戚之禮命又力成吾君之禍以構二國之怨彭生其得免乎魯若有誅必以彭生為說

莊公十四年鄭傅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初內

蛇與外蛇鬬于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公聞之問于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傳左

施父 施伯

施父惠公之子為魯大夫桓公九年曹大子來朝享之初獻樂奏而歎施父曰曹大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明年曹桓公卒傳左

施父子施伯事莊公莊公九年齊桓公既入使請管夷吾于我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欲以戮于羣臣故請之公以問施伯施伯對曰此非欲戮之也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才也所在之國則必得志于天下令彼在齊則必長為魯國憂矣公曰若何曰殺而以其屍授之公將殺夷吾齊使請曰寡君欲親以為戮若不生得以戮于羣臣猶未得請也請生之于是束縛以與之齊果任之用霸諸侯國語

管子鮑叔請管仲于魯施伯曰勿予非戮之也將用其政也殺而授之其屍魯君將殺管仲鮑叔進曰寡君願生得之以徇于國為羣臣戮魯君乃遂束縛以予齊鮑叔受而哭之三舉施伯從而笑之謂大夫曰管仲必不死夫鮑叔之忍不僇賢人其智稱賢以自成也鮑叔相小白先入管仲名忽奉子糺後入與魯以戰能使魯敗得天與失天其人事一也今魯殺子糺名忽囚管仲以與齊鮑叔知無後事必將勤管仲

以勞其君以顯其功衆必予之有得力死之功猶尚可加也顯生之功將何如是昭德以貳君也鮑叔之智不是失也又曰桓公問于鮑叔曰何以定社稷曰得管仲與名忽則社稷定矣亟名則可不亟不得也施伯進對魯君曰管仲有急其事不濟令在魯君其致魯之政焉受之則齊可弱也不受則殺之以說于齊魯未及致政而齊使至魯君問施伯施伯曰君與之管仲天下之大聖也反齊天下皆鄉之豈猶魯乎

令若殺之此鮑叔之友也鮑叔因此以作難君必不能待也不如與之　二說自異

曹劌　公子偃　縣賁父附　微虎

曹劌魯士史記作曹沬莊公十年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

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是年夏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偃自雩門竊出蒙皐皮而

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僵魯大夫成公庶弟者亦曰公子偃别是一人也左傳公戰于乘丘也縣賁父御卜國為右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綏公曰末之卜也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誄之檀記公十三年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既盟于壇上劌執匕首刼桓公桓公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何欲劌曰齊强魯弱而大國侵魯亦以甚矣今魯城壞即壓齊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

歸魯之侵地既已言劌投其匕首下壇北面就羣臣之位顔色不變辭令如故史記

管子桓公伐魯魯不敢戰去國五十里而為之關請比于關内以從于齊齊亦毋復侵魯桓公許諾魯人請盟曰魯小國也固不帶劒今帶劒是交兵聞于諸侯請去兵管仲曰不可君如是以退可不聽又諫曰必不去魯胡不用兵曹劌之為人也堅彊以忌不可以約取也不聽與之遇莊公自懐劒曹劌亦懐劒踐

壇莊公抽劒其懷曰魯之境去國五十里亦無不死
而已管仲走君曹劌抽劒當兩階之間曰二君將改
圖無有進者管仲曰君與地以汶為境桓公許諾以
汶為境而歸公羊傳吕氏春秋畧同
二十三年齊因祭社蒐軍實公如齊觀社劌諫曰不可
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
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
王王有廵守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而

不法後嗣何觀

國語曹劌曰夫齊棄大公之法而觀民于社君為是舉而往觀之非故業也何以訓民土發而社助時也收攟而烝納要也今齊社而往觀旅非先王之訓也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王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臣不聞諸侯之相會祀也慎子莊公鑄大鐘曹劌入見曰今國褊而鐘大君何不圖之

又有徵虎者亦魯大夫哀公八年吳伐我克東陽而進

公賔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獲叔子與析朱鉏公賔庚公甲叔子析朱鉏皆魯人獻于吳子吳子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次于泗上微虎欲宵攻吳子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于幕庭卒三百人設格踊之終得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內或謂季孫肥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左傳

論曰壽餘延秦繞朝先覺鮑叔詐魯施伯獨寤詩曰猷之未遠是用大諫經國貴遠猷信乎曹劌盟柯幾同任

佚而能以禮正君休休乎有君子之風矣

御孫　夏父展　夏父慶忌　匠慶

御孫名慶為魯匠師莊公二十四年丹桓宮楹刻其角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

國語莊公丹桓宮之楹而刻其桷匠師慶言于公曰臣聞聖王公之先封者遺後之人法使無陷于惡其為後世昭前之令聞也使長監于世故能攝固不解以

久令先君儉而君侈之令德替矣公曰吾屬欲美之

對曰無益于君而替前之令德臣故曰庶可以已乎

秋哀姜至公使宗婦覿用幣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左傳

宗人夏父展韋注宗人宗伯也亦諫曰非故也公曰君作故對曰君作而順則書之逆則亦書其逆也臣從有司懼逆

之書于後也故不敢不告公弗聽夏父弗忌者夏父展之後亦為魯宗伯文公二年烝將躋僖公宗有司曰非昭穆也夏父弗忌曰我為宗伯明者為昭其次為穆何常之有有司曰夫宗廟之有昭穆也以次世之長幼而等胄之親疏也夫祀昭孝也各致齊敬于其皇祖昭孝之至也故工史書世宗祝書昭穆猶恐其踰也令將先禰而後祖自玄王以及主癸莫若湯自稷以及王季莫若文武商周之烝也未嘗躋湯與文武為踰也魯未若

商周而改其常無乃不可乎

左傳夏父弗忌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

弗聽遂躋之展禽曰夏父弗忌必有殃弗忌死既葬焚烟徹于上國語

襄公時又有匠慶者初成公母穆姜使擇美檟以自為櫬與頌琴頌音容及成公夫人齊姜薨季孫行父取以葬

襄公四年公母定姒薨不殯于廟無櫬不虞虞祭也匠慶

謂行父曰子為正御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長誰受其咎匠慶又請木行父曰略（不以道取為略）初行父為已樹六檟于蒲圃東門之外匠慶用蒲圃之檟行父不御

左傳

周豐　顔柳（公宣子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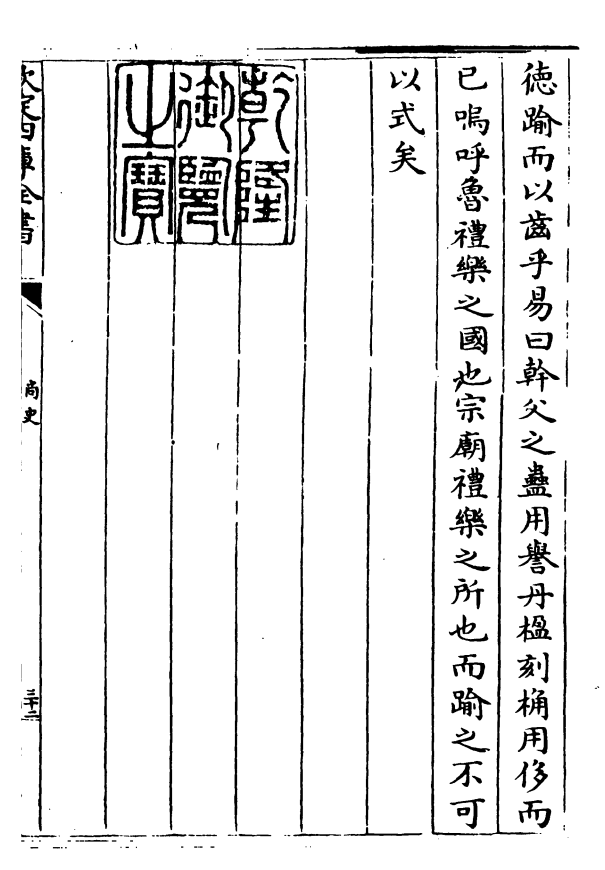
周豐魯人也哀公執摯請而見之而曰不可公曰我其已矣使人問焉曰有虞氏未施信于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于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于民也對曰墟

墓之間未施哀于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于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苟無禮義誠慤之心以涖之雖固結之民其不解乎又有顏柳者孺子𪏆之喪哀公欲設撥（洒榆汁之器）問于有若有若曰其可也君之三臣猶設之顏柳曰天子龍輴而椁幬（龍輴輴車載柩畫轅為龍椁幬叢木為椁覆幬其上）諸侯輴而設幬為榆沈（以榆白皮之汁播地取其引車滑而不滯）故設撥三臣者廢輴而設撥竊禮之不中者也而君何學焉（記檀弓）

淮南子哀公為室而大公宣子諫曰室大衆與人處則譁少與人處則悲公曰聞命矣築室不輟公宣子復見曰國小而室大百姓必怨吾君諸侯必輕吾國公曰聞命矣築室不輟公宣子復見曰左昭而右穆為大室以臨二先君之廟得無害乎公乃罷役

論曰閔僖皆孽也然閔既臣僖僖雖兄有不得而尚之者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者也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所以辨世次序昭穆也大小不得以

德踰而以盍乎易曰幹父之蠱用譽丹楹刻桷用侈而已嗚呼魯禮樂之國也宗廟禮樂之所也而踰之不可以式矣



尚史卷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尚史卷三十二

主事臣尹壮圖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尚史卷三十二

列傳九

鑲白旗漢軍李鍇撰

魯諸臣傳 仲孟桓

公子慶父 共仲　公孫敖 孟穆伯　文伯穀　惠叔難

仲孫蔑 孟獻子　仲孫速 孟莊子　仲孫羯 孟孝伯

仲孫貜 孟僖子　仲孫何忌 孟懿子 仲孫說附　仲孫彘 孟武伯

仲孫捷 孟敬子

公子慶父是為共仲桓公子莊公庶兄所謂仲孫氏也慶父殺般又弑閔公見逆臣傳公孫敖慶父子是為孟穆伯僖公十五年楚伐徐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僖公薨文公立元年王使叔服來會葬敖聞其能相人見其二子文伯穀惠叔難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于魯國是年秋晉侯疆戚田敖會之冬敖如齊始聘二年公朝晉未至六月敖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縠盟于垂隴五年敖如晉初敖娶于莒曰戴己生

文伯穀其娣聲己生惠叔難戴己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己辭則為公子遂聘焉七年敖如莒涖盟且為遂逆己氏及鄢陵登城見之美自為娶之公子遂請攻敖叔仲彭生成之使遂舍之敖反之復為兄弟如初八年襄王崩敖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己氏焉魯人乃立文伯穀敖生二子于莒而求復穀以為請公子遂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莒及惠叔難立敖請重賂以求復惠叔難以為請許之將來十四年九

月卒于齊告喪請以卿禮葬勿許十五年齊人或為孟氏謀曰魯爾親也飾棺寘諸堂阜魯必取之從之卞人以告惠叔難猶毀毀過喪禮以為請立于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葬視慶父謚曰穆聲已不視帷堂而哭他年其莒所生二子來仲孫蔑愛之聞于國或譖之曰將殺子蔑以告季孫行父二子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于禮乎遠禮不如死一人門于句鼆一人門于戾邱皆死左傳

初文公欲弛文伯穀之宅使謂之曰吾欲利子于外之寬者對曰夫位政之建也署位之表也車服表之章也宅章之次也祿次之食也君議五者以建政為不易之故也今有司來命易臣之署與其車服而曰將易而次為寬利也夫署所以朝夕虔君命也臣立先臣之署服其車服為利故而易其次是辱君命也不敢聞命若罪也則請納祿與車服而違署唯里人之所命次公弗取公欲弛郈敬伯同之宅同郈惠伯玄孫亦如之對曰先臣惠伯

以命于司里嘗禘蒸享之所致君胙者有數矣出入受事之幣以致君命者亦有數矣今命臣更次于外為有司之以班命事也無乃違乎請從司徒以班徙次（自以有罪）（請從司徒徙里）公亦弗取臧孫辰聞之曰孟孫善守矣其可以蓋穆伯而守其後于魯乎（國語）

穀疾請曰穀之子弱請立難也許之穀卒謚曰文弟惠叔難立難卒謚曰惠穀之子蔑立叔服之相穀與難也卒皆如其言云

仲孫蔑文伯穀之子是為孟獻子宣公九年蔑聘于周王以為有禮厚賂之十四年楚子圍宋蔑言于宣公曰臣聞小國之免于大國也聘而獻物于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于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使大夫會楚子于宋十五年蔑會齊高固于無婁成公二年公受盟于晉從晉伐齊楚伐我以救齊師于蜀侵及陽橋蔑往賂之以執斵執鍼織紝皆百人公衡為質公衡成公

子以請盟楚人許平十一月盟于蜀畏晉而竊與楚盟也五年春蔑如宋六年蔑及叔孫僑如侵宋晉命也十三年晉將伐秦使郤錡來乞師將事不敬蔑曰郤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不亡何為三月公如京師叔孫僑如欲賜請先使王以行人禮禮焉及蔑從王以為介而重賄之五月晉會諸侯伐秦蔑曰晉師乘和必有大功戰于麻隧秦師敗績十六年晉

伐鄭欒黶來乞師蔑曰有勝矣戰于鄢陵楚鄭果敗績鄭猶未服秋公將會諸侯于沙隨謀伐鄭會叔孫僑如通于穆姜（成公母）欲去季孟（季文子孟獻子）而取其室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曰請反而聽命姜怒指公子鉏公子偃曰汝不可是皆君也公待于壞隤申宮儆備使蔑守宮而後行十八年八月成公薨襄公立十二月蔑會諸侯于虛打蔑先歸會葬襄公元年蔑會諸侯之師圍宋彭城為宋討魚石也五月蔑會諸侯之師次于鄫二

年鄭叛晉大夫會于戚蔑曰請城虎牢以偪鄭荀罃善之冬復會于戚遂城虎牢鄭人乃成三年公及晉侯盟于長樗蔑相公稽首荀罃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蔑曰以鄙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讐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四年公如晉晉侯享公公請屬鄫晉侯不許蔑曰以寡君之密邇于仇讎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鄫無賦于司馬為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為罪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

新序孟獻子聘于晉宣子觴之三徙鐘石之懸不移而具獻子曰富哉家宣子曰子家孰與我富獻子曰吾家甚貧惟有二士曰顔回茲無靈使吾邦家安平百姓和協惟此二者耳客出宣子曰彼君子也以養賢為富韓非子孟獻伯相魯食不二味坐不重席居不粟馬出不從車叔向以告苗賁皇非之曰是出主之爵禄以附下也韓非子孟獻伯拜上卿叔向往賀曰子無二馬二輿何也獻伯曰國人尚有饑色是以

不秣馬斑白者尚徒行故不二輿向曰吾賀子之拜卿令賀子之儉也向語苗賁皇苗子曰夫爵祿旗章所以異功伐别賢不肖也夫卿必有軍事是故循車馬比卒乘以備戎事有難則備不虞平夷則給朝事

獻伯之儉也可與又何賀

五年蒧及衛孫林父會吴于善道六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蒧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

從也十年楚子囊鄭子耳侵我還圍蕭克之九月子耳侵宋蔑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周猶不堪競況鄭乎有災其執政之三士乎已而尉止等殺子駟子國子耳十一年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十二年公如晉明年公至自晉蔑書勞于廟禮也十五年宋向戌來聘且尋盟見蔑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為之毀之重勞且不敢間也十九年蔑卒謚曰獻左傳蔑禪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

子加于人一等矣及蔑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夫子曰可也記檀弓

子仲孫速仲孫它速嗣仲孫氏它爲子服氏别有傳

仲孫速蔑之子是爲孟莊子襄公十六年齊侯圍郕孟氏邑速徼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爲之名速遂塞海陘而還十八年公會諸侯圍齊門于雍門秦周魯大夫伐雍門之荻速斬其橁以爲公琴二十年速會莒人盟于向邾人驟至秋速伐邾以報之二十三年速卒謚曰莊速

子二孺子秩其長子羯其庶子也初臧孫紇旣爲季孫宿廢公鉏而立悼子紇公鉏怨之及是速疾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曰從余言必爲孟孫再三云羯從之豐點謂公鉏曰苟立羯請讎臧氏公鉏謂季孫宿曰孺子秩固其所也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于臧氏矣言立孟氏之少則季氏有力過于臧氏弗應及速卒公鉏奉羯立于戶側季孫宿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宿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遂立羯是爲

孟孝伯秩奔邾孟氏閒臧氏于季孫宿宿命攻之臧孫紇亦奔邾二十四年羯帥師侵齊二十八年公將如楚使羯如晉告二十九年羯會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冬羯如晉三十一年羯卒左傳

謚曰孝

仲孫貜是否速之子未詳是為孟僖子昭公七年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貜為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九月公至自楚貜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茍能禮者從之九

年貜如齊聘十年貜及季孫意如叔弓伐莒取鄆十一年貜會邾莊公盟于祲祥二十四年貜卒謚曰僖子二説何忌何忌嗣貜之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于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玆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余敢侮饘于是鬻于是以餬余口其共也如是臧武仲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

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邱乎我若獲沒必屬説與何忌于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何忌與説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已矣左傳

仲孫何忌貜之子是為孟懿子也昭公十一年貜會邾莊公盟于祲祥泉邱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遂奔貜其僚從之盟于清邱之社曰有子無相棄也先是貜以遂氏女為副妾別居于外乃使助遂氏之薳薳副倅也

反自祲祥宿于遂氏生何忌及説于泉邱其僚無子使子説説是為南宫敬叔何忌是為孟懿子二十五年公伐季氏季孫意如登臺請弗許公使郈昭伯逆何忌會叔孫氏救季氏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郈昭伯殺之遂伐公徒公孫于齊二十七年公至自齊居于鄆秋何忌陽虎伐鄆欲奪公也三十二年冬何忌會諸侯城成周定公三年何忌及邾子盟于拔六年季孫斯如晉獻鄭俘何忌如晉報夫人之

幣時陽虎專强使之冬何忌及季孫斯圍鄆鄆貳于齊也八年何忌及季孫斯侵衛十年何忌及季孫州仇圍郈討侯犯叔孫家臣郈馬正弗克秋及齊師復圍郈卒弗克侯犯奔齊十二年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于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墮費將墮成成宰公歛陽謂何忌曰子偽不知我將不墮公圍成弗克哀公元年何忌伐邾二年何忌及季孫斯叔孫州仇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及邾子盟于句繹三年何忌及叔孫州仇圍邾六年何忌伐

郱十一年齊伐我及清季孫肥與其宰冉求謀禦之以告叔孫州仇及何忌二子以政在季氏不欲戰乃禦諸郊冉求師左師何忌子武伯彘師右師左師入齊軍右師奔十四年何忌卒謚曰懿子彘嗣仲孫說是為南宮敬叔哀公三年桓僖宮災仲孫說至命周人出御書俟于宮曰庀女而不在死又嘗與孔子適周問禮樂觀明堂廟朝之度左傳

仲孫彘即孟孺子洩何忌之子是為孟武伯也初武伯

彘將圍馬于成成宰公孫宿不受彘怒襲成哀公十五

年成叛于齊彘伐成不克遂城輸以偪成十七年公會

齊侯盟于蒙彘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彘曰非天子

寡君無所稽首彘問于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執牛耳尸

盟者柴曰鄫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石魋彘曰

然則彘也鄫衍則大國執發陽則小國執執者無常故彘以為可執二十五年公至

自越彘與季孫肥逆于五梧公宴之飲酒不樂公與大

夫始有惡二十七年彘及季孫肥叔孫舒盟越后庸于

平陽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間公游于陵阪遇𠁽于孟氏之衢曰請有問于子余及死乎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對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公如公孫有陘氏因孫于邾乃遂如越左傳

𠁽卒謚曰武

仲孫捷𠁽之子是為孟敬子悼公之喪季昭子強問于捷曰為君何食捷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

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為𪻐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𪻐者乎哉我則食食記檀弓

子服它　子服湫惠伯　子服回昭伯　子服何景伯

子服它者孟獻子蔑之庶子别為子服氏者也季孫行父相宣公成公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它諫曰子為魯上卿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為愛且不華國乎行父曰吾亦願之然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麤而衣惡者猶多矣吾是以不敢人之食麤衣惡而

我美妾與馬無乃非相人者乎且我聞以德榮為國華不聞以妾與馬行父以告仲孫蔑蔑囚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馬餼不過稂莠行父聞之曰過而能改者民之上也使為上大夫國語

子服湫字孟椒仲孫它之子是為子服惠伯襄公二十三年臧孫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臧孫曰無辭將盟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盟叔孫氏

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湫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毋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二十五年晉伐齊齊崔杼弑莊公乃賂晉以求成晉許之使羊舌肸告于諸侯公使湫對曰君舍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三十一年襄公薨滕成公來會葬惰而多涕湫曰滕君將死矣怠于其位而哀已甚兆于死所矣能無從乎

昭公三年滕君卒叔弓如滕葬滕成公湫為介及郊遇懿伯之忌懿伯椒之叔父忌怨也與椒有私怨也叔弓不入湫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湫請先入乃先受館叔弓從之十二年南蒯季氏費邑宰將以費叛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黄裳元吉以為大吉也示子服湫曰即欲有事何如湫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疆内温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黄裳元吉黄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

其極外内倡和為忠率事以信為共供養三徳為善非此三者弗當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能黄上美為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十三年晉合諸侯于平邱邾莒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使羊舌肹來辭湫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絶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左傳初湫謂季孫意如曰晉信蠻夷而棄兄弟其執政貳也貳必失諸侯豈唯魯

然夫失其政者必毒于人魯懼及焉不可以不恭必使上卿從之季孫意如曰然則意如乎若我往晉必患我誰為之貳湫曰湫既言之矣敢逃難乎湫請從晉人執意如以歸湫見韓起曰夫盟信之要也晉為盟主是主信也若盟而棄魯侯信抑闕矣昔欒氏之亂齊人間晉之禍伐取朝歌我先君襄公不敢寧處使叔孫豹悉帥獘賦踦跂畢行無有處人以從軍吏次于雝俞與邯鄲勝晉大夫擊齊之左犄止晏萊齊大夫焉齊師退而後敢還

非以求遠也以魯之密邇于齊而又小國也齊朝駕則夕極于魯國不敢憚其患而與晉共其憂亦曰庶幾有益于魯國乎今信蠻夷而棄之夫諸侯之勉于君者將安勸矣若棄魯而苟固諸侯羣臣敢憚戮乎諸侯之事晉者魯為勉矣若以蠻夷之故棄之其無乃得蠻夷而失諸侯之信乎子計其利者小國共命起說乃歸意如

國語

左傳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于中行穆子曰魯事

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為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于晉親親與大賞共罰否所以為盟主也子其圖之諺曰臣一主二吾豈無大國穆子告韓宣子乃歸季孫

子服湫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若猶有罪死命可也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為請從君惠于會起患之使羊舌鮒侗之以言意如懼先歸湫待禮左傳

湫卒謚曰惠子回子服回湫之子子服昭伯也昭公十六年公至自晉回語季孫意如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彊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為常能無卑乎意如曰爾幼惡識國秋八月晉昭公卒意如如晉葬昭公乃曰子服回之言猶信子服氏有子哉二十三年我取邾師邾人愬于晉回副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館婼于箕舍回于他邑明年乃歸之左傳

回卒謚曰昭子何

子服何回之子子服景伯也哀公三年桓僖災子服何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巾車脂轄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宫人肅給濟濡帷幕鬱攸從之蒙葺公屋自大廟始外内以悛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七年公會吳于鄫吳來徵百牢何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何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

于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滛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為天之大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何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于我乃與之季孫肥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于城城保于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仲孫何忌曰二三子以為何如惡賢而逆之惡猶安也言安有賢如景伯而可逆之乎大夫對曰禹合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

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何忌曰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不樂而出八年吳爲邾故伐我克武城仲孫何忌謂何曰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吳師克東陽遂次于泗上吳人行成將盟何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何乃負載造于萊門魯請舍子服何于

吴吴人許之又請以吴王子姑曹當之乃止不舍何吴人盟而還初衛殺吴行人十二年吴徵會于衛衛侯會吴于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吴人藩衛侯之舍何謂端木賜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吴不行禮于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大宰賜説太宰嚭乃舍衛侯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吴子于黄池吴人將以公見晉侯何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于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于伯

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于吳有豐于晉無不及焉以為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為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于吳八百乘若為子男則將半邾以屬于吳而如邾以事晉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將囚何何曰何也立後于魯矣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謂大宰嚭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于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自襄以

來未之改也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大宰嚭言于王曰無損于魯而祇為名不如歸之乃歸何十五年及齊平何如齊左傳

卒謚曰景伯

尚史卷三十一

尚史卷三十二　列傳十

鑲白旗漢軍李鍇撰

叔牙僖叔　公孫茲戴伯　叔孫得臣莊叔　叔孫僑如宣伯　叔孫豹穆叔　叔孫婼昭子　叔孫不敢成子　叔孫州仇武叔　叔孫舒文子　叔孫輒附

叔牙桓公子慶父同母弟僖叔也莊公三十二年公疾問後于叔牙對曰慶父材問于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

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季友使以君命命叔牙待于鍼巫氏魯大夫使鍼季酖之曰飲此則有後于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逵泉而卒謚牙曰僖、

公羊傳莊公病將死召季子曰牙謂我曰魯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慶父也存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為亂乎俄而牙弒械成季子和藥而飲之無傫氏至乎王隄而死

魯立牙子公孫茲為叔孫氏是為叔孫戴伯僖公四年

兹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五年兹如牟娶十六年卒左傳

謚曰戴叔孫得臣嗣叔仲彭生亦叔牙孫别為叔仲氏

别有傳

叔孫得臣叔牙孫叔孫莊叔也文公元年襄王使毛伯

衛來錫文公命得臣如周拜三年得臣會諸侯之師伐

沈沈潰冬十有二月公如晉及晉侯盟晉侯饗公賦菁

菁者莪得臣以公降拜曰小國受命于大國敢不慎儀

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

侯降辭登成拜公賦嘉樂九年得臣如京師葬襄王十一年鄋瞞狄國名防風之後漆姓侵齊遂伐我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吉侯叔夏御得臣緜房甥為右富父終甥駟乘冬十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椿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于子駒之門十八年文公薨齊來會葬得臣如齊拜葬也宣公五年卒左傳

謚曰莊子二僑如豹僑如嗣

叔孫僑如得臣子宣伯也得臣敗鄋瞞獲長狄僑如遂

以僑如名宣伯以豹名穆叔成公二年僑如及季孫行父臧孫許公孫嬰齊帥師會晉敗齊師于鞌三年取汶陽之田棘不服僑如帥師圍棘六年僑如及仲孫蔑帥師侵宋晉命也八年晉士燮來聘言伐郯以其事吴故公請緩師不可使僑如帥師會伐郯十一年僑如聘于齊十三年公如京師僑如欲王賜已請先使王以行人之禮禮焉及仲孫蔑從王以為介而重賄之十四年僑如如齊逆女秋九月以夫人姜氏至自齊十五年僑如

及諸侯大夫會吴于鍾離始通吴也僑如通于穆姜_{成公}母欲去季孫行父仲孫蔑而取其室十六年公將會諸侯于沙隨穆姜送公使逐二子公不可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故公待于壞隤申宫儆備設守而後行僑如使告晉郤犫曰魯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郤犫取貨于僑如而訴公于晉侯晉侯不見公僑如又使告郤犫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于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

齊楚有亡而已無從晉矣若欲得志于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而事晉無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晉人執行父于苕丘公使公孫嬰齊請之乃許魯平赦行父出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行父歸刺公子偃召叔孫豹于齊而立之齊聲孟子靈公母復通僑如使立于高國之間僑如曰不可以再罪奔衛亦間于卿左傳

叔孫豹僑如弟穆叔也成公十六年公會尹武公及諸

侯伐鄭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
公孫嬰齊使豹請逆于晉師會僑如將作亂豹奔齊娶
于國氏生孟丙仲壬及僑如奔齊豹饋之僑如曰魯以
先子之故將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
季孫行父召之不告而歸乃立為卿以嗣孫叔氏襄公
二年豹聘于宋三年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陳
請服也四年豹如晉報聘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
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厥使行

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于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君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于周臣聞之訪問于善為咨咨親為詢咨禮為度咨事為諏咨難為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初襄公如晉請屬鄫五年豹覿鄫世子巫于晉豹又以屬鄫為

不利九月諸侯會于戚使鄫大夫聽命于會六年豹如
邾聘且修平平狐駘之戰也七年衛孫林父來聘公登
亦登豹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
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林父無辭亦無
悛容豹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
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十一
年季孫宿將作三軍告豹曰請為三軍各征其軍豹曰
政將及子子必不能宿固請之豹曰然則盟諸乃盟諸

僖閟詛諸五父之衢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

國語季武子為三軍叔孫穆子曰不可天子作師公帥之以征不德元侯作師卿帥之以承天子諸侯有卿無軍帥教衛以贊元侯自伯子男有大夫無卿帥賦以從諸侯是以上能征下下無姦慝今我小侯也處大國之間繕貢賦以共從者猶懼有討若為元侯之所以怒大國無乃不可乎弗從遂作中軍自是齊

楚伐討于魯襄昭皆如楚

十四年豹從晉侯伐秦及涇不濟豹賦匏有苦葉魯人莒人先濟已而晉師還遂無功十五年齊圍成豹及季孫宿帥師城成郛十六年公會諸侯于溴梁齊高厚逃歸于是豹及諸侯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是年齊再伐我圍郕冬豹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豹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于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

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間恐無及也見荀偃賦圻父偃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見士匄賦鴻鴈之卒章匄曰匄在此敢使魯無鳩乎十九年齊及晉平盟于大隧豹會士匄于柯見羊舌肸賦載馳之四章肸曰肸敢不承命豹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二十二年臧孫紇如晉雨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為豹聞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國之蠹也令倍其賦二十三年

齊侯伐衛遂伐晉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二十四年豹如晉士匄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豹未對匄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豹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禄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絶祀無國無之

禄之大者不可謂不朽冬齊人城郟豹如周聘且賀城
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二十七年齊慶封來聘其車
美仲孫羯謂豹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豹曰豹聞之服
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爲豹與慶封食不敬爲賦相
鼠亦不知也宋弭諸侯之兵夏豹會于宋將盟季孫宿
使謂豹以公命曰視邾滕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
不與盟豹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
吾匹也乃盟春秋貶之不書其族言違命也二十八年

齊慶封來奔豹食慶封慶封汜祭豹不説使工為之誦茅鴟（逸詩刺不敬）亦不知既而齊人來讓慶封奔吴吴句餘（吴子夷末也）與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于其舊子服湫謂豹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豹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齊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豹曰必得之武王有亂臣十人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既崔氏之臣獻其柩冬公如楚過鄭鄭伯不在良霄（即伯有）廷勞于黄崖不敬豹曰伯

有無戾于鄭鄭必有大咎言不受戮必為鄭國害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宗室宗廟季蘭服蘭之女敬也敬可棄乎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帶曰我楚國之為豈為一人行也子服湫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邇饑寒之不恤誰遑其後不如姑歸也豹曰叔仲子專之矣子服子始學者也公遂行楚人使公親襚公患之豹曰祓殯而襚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

三十年楚子使薳罷來聘豹問王子圍之為政何如對曰吾儕小人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于戾焉與知政固問焉不告豹告大夫曰楚令尹將有大事子蕩薳罷字將與焉助之匿其情矣冬十月豹及諸侯之大夫會于澶淵宋災故也三十一年豹至自會見仲孫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若趙孟死為政者其韓子乎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晉君將失

政矣若不樹焉使早備魯既而政在大夫韓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楚未足與也魯其懼哉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豹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又與季孫宿語晉故宿不從及趙武卒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起為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晉求讒慝弘多是以有平邱之會公作楚宮豹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公薨于

楚宫立敬歸之子子野九月子野卒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裯豹不欲曰大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娣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慼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之必為季氏憂宿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左傳

昭公元年豹會于虢楚公子圍二人執戈先焉蔡公孫歸生與鄭罕虎見豹豹曰楚公子甚美不大夫矣抑君

也虎曰有執戈之前吾惑之歸生曰楚大國也公子圍其令尹也有執戈之前不亦可乎豹曰不然天子有虎賁習武訓也諸侯有旅賁禦災害也大夫有貳車備承事也士有陪乘告奔走也今大夫而設諸侯之服有其心矣若無其心而敢設服以見諸侯之大夫乎將不入矣夫服心之文也如龜焉灼其中必文于外若楚公子不為君必死不合諸侯矣公子圍反殺郟敖而代之國語

三月季孫宿伐莒取鄆莒人告于會楚告于晉曰尋盟

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樂王鮒相趙武欲求貨于豹而為之請使請帶焉弗與梁其踁叔孫家臣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豹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為人之有墻以蔽惡也墻之隙壞誰之咎也衛而惡之吾又甚焉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趙武聞之曰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楚人許之乃免豹

國語樂王鮒求貨于穆子穆子不與梁其踁曰貨以衛身出貨以免子何愛焉穆子曰非汝所知也承君命以會大事而國有罪我以貨私免是我會吾私也苟如是則又可以出貨而成私欲乎雖可以免吾其若諸侯之事何夫必將或循之曰諸侯之卿有然者故也則我求安身而為諸侯法矣君子是以患作作而不衷將或導之是昭其不衷也余非愛貨惡不衷也且罪非我之由為戮何害楚人乃赦之

豹歸曾夭御季孫宿以勞之旦及日中不出曾夭謂曾阜叔孫家臣曰旦及日中吾知罪矣魯以相忍為國也忍其外不忍其内焉用之阜曰數月于外一旦于是庸何傷賈而欲贏而惡囂乎阜謂豹曰可以出矣豹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

國語穆子歸武子勞之日中不出其人曰可以出矣穆子曰吾不難為戮養吾棟也夫棟析而榱崩吾懼壓焉故曰雖死于外而庇宗于内可也今既免大耻

而不忍小忿可以為能乎乃出見之

三年秋邾穆公來朝季孫宿欲畢之豹曰不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畢一睦焉逆羣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逆來者天所福也宿從之四年豹田于卯猶遇疾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殺其二子孟丙仲壬事具叛臣傳絶豹食十二月癸丑豹不食乙卯卒謚曰穆豎牛立豹庶子婼而相之

初吳公子札來聘見豹說之謂豹曰子其不得死乎好

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左傳

叔孫婼豹庶子昭子也昭公七年婼如齊涖盟九年冬築郎囿季孫意如欲其速成也婼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

十年婼及諸侯之大夫如晉葬平公諸侯大夫欲因見新君婼曰非禮也弗聽晉果辭不見婼至自晉大夫皆見高彊見而退婼語諸大夫曰為人子不可不慎也㧞

昔慶封亡子尾（彊之父公孫蠆字）多受邑而稍致諸君君以爲忠而甚寵之將死疾于公宮輦而歸君親推之其子不能任是以在此忠爲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愼也喪夫人之力棄德曠宗以及其身不亦害乎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其是之謂乎十二年宋華定來聘享之爲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𦽳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季悼子（意如父）之卒也𦽳以再命爲卿及季孫意如克莒𦽳受

三命叔仲小欲構二家謂意如曰三命踰父兄非禮也
意如曰然使婼辭婼曰叔孫氏有家禍殺適立庶故婼
也及此若因禍以斃之則聞命矣若不廢君命則固有
著矣朝而命吏曰婼將與季氏訟書辭無頗意如懼而
歸罪于叔仲小使婼逐小小聞之不敢朝婼命吏謂小
待政于朝曰吾不為怨府十六年齊侯伐徐徐人行成
會盟于蒲隧賂齊以甲父之鼎婼曰諸侯之無伯害哉
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

也無伯也夫詩曰宗周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肄其是之謂乎十七年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孫意如賦采菽穆公賦菁菁者莪婼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言有用國之才故能久有國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婼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禮也季孫意如禁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正月正陽之月建巳月也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大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

有災于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意如弗從婼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十九年楚工尹赤遷陰于下陰令尹陽匄城郟婼曰楚不在諸侯矣其僅自完也以持其世而已二十年二月己丑日南至梓慎望氛曰宋有亂婼曰然則戴桓也汰侈無禮已甚亂所生也已而宋華亥向寧奔陳戴桓之族也二十一年葬平公蔡大子朱

失位位在卑不在適子位以長幼齒大夫送葬者歸見姞姞問蔡故以告姞歎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今蔡侯始即位而適卑身將從之夏晉士鞅來聘姞為政季孫意如欲惡諸晉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為士鞅士鞅怒魯恐加四牢焉為十一牢二十三年武城人取邾師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姞如晉晉人執之晉人使與邾大夫坐坐訟曲直姞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

服回在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韓起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婼與之婼聞之去衆與兵而朝士彌牟說韓起乃弗與使各居一館士彌牟聽其辭而愬諸起乃皆執之士彌牟御婼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先歸邾子而謂婼曰以芻蕘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于都婼旦而立期焉乃館諸箕舍子服回于他邑士鞅求貨于婼使請冠焉婼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曾為婼故申豐季氏家臣以貨如晉婼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

而不出不令申豐出而行貨吏人之與娼居于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娼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墻屋去之如始至冬昭公為娼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二十四年晉士彌牟逆娼于箕娼使梁其踁待于門内曰余左顧而欬乃殺之右顧而笑乃止娼見士彌牟彌牟曰寡君以為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娼受禮而歸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娼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

必甚能無旱乎陽不克莫將積聚也陽氣莫然不動乃將積聚陽不克莫絶句果旱二十五年婼聘于宋且為季孫意如逆宋女樂大心宋右師見之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婼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能有禮乎無禮必亡宋公享婼賦新宮婼賦車轄明日宴飲酒樂宋公使婼右坐語相泣也樂祁曰君與叔孫其皆死乎九月公伐季孫意如不克孫于齊會婼自闞魯邑歸見意如意如

稽顙曰子若我何婼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意如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婼從公于齊公與婼言于幄内曰將安衆而納公公徒將殺婼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公使婼自鑄歸意如有異志婼耻見欺冬十月齊于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左傳

諡曰昭子不敢嗣

叔孫不敢婼之子成子也昭公薨不敢逆公之喪于乾

侯季孫意如使不敢止子家羈欲與之從政子家羈不見易幾而哭幾哭會也朝夕哭不同會不敢請見羈羈辭不見不敢使告之曰公衍公爲實使羣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定公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羈對曰羈也君知其出也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定公五年不敢卒左傳

謚曰成子州仇嗣

叔孫州仇不敢之子武叔也定公八年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季孫斯之弟更季氏以叔孫輒叔孫氏庶子更叔孫氏已更孟氏冬十月將享季孫斯于蒲圃而殺之斯覺奔孟氏陽虎刼定公與州仇以伐孟氏會公斂陽孟氏家臣敗陽虎虎入于讙陽關以叛初叔孫不敢欲立州仇公若藐叔孫氏之族固諫曰不可不敢立之而卒州仇使公若藐為郈宰使郈馬正侯犯殺之弗能十年侯犯以郈叛州仇及仲孫何忌圍郈弗克秋州仇何忌及齊師復圍郈弗

克州仇使邸工師駟赤閶侯犯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邸
冬州仇聘于齊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邸在君之他
竟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對曰非寡
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敢以家隸勤君之
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為寡君賜哀
公二年州仇及季孫斯仲孫何忌伐邾將伐絞邾邑邾人
愛其土賂以漷沂之田盟于句繹三年州仇及季孫斯
帥師城啟陽冬及仲孫何忌帥師圍邾十一年齊國書

高無不伐我及清季孫肥之宰冉求謀禦之州仇及何
忌以政在季氏不欲戰肥使冉求從于朝俟于黨氏之
溝州仇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何忌
强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州仇曰是
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冉求帥
左師戰于郊左師入齊軍而右師奔為郊戰故公會吴
子伐齊將戰吴子呼州仇曰而事何也對曰從司馬吴
子賜之甲劍鈹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州仇未能對衛

賜進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戰于艾陵大敗齊師州仇卒謚曰武子舒嗣哀公二十六年舒會師納衛侯輒不果舒卒謚曰文叔孫輒字子張叔孫氏之庶子無寵于叔孫氏故因陽虎欲去三桓嘗帥費人以襲魯（左傳）

叔仲彭生（惠伯）　叔仲帶（昭伯）　叔仲小（穆子）（志附）

叔仲彭生者亦叔牙孫別為叔仲氏是為叔仲惠伯初公孫敖為公子遂（敖從父昆弟）聘莒女敖見之美自為娶之遂請攻之文公將許之彭生諫曰臣聞之兵作于內為

亂于外為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啟寇讎若之何公止之彭生平之使遂舍之𢻱反之復為兄弟如初九年楚子越椒來聘執幣傲彭生曰是必滅若𢻱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十一年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謀諸侯之從于楚者十四年邾人伐我南鄙彭生帥師伐邾十五年公孫𢻱之喪歸自齊公子遂欲勿哭彭生曰喪親之終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救乏賀善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

同母絶其愛親之道也子無失道何怨于人遂説師兄弟以哭之十八年文公薨大子惡即位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公子遂宣公長而屬諸遂遂欲立之彭生不可冬十月遂弑大子惡及視視惡母弟而立宣公遂以君命召彭生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彭生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公冉務人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左傳

諡彭生曰惠

叔孫帶者彭生之孫是為叔仲昭伯為隧正襄公七年南遺為費宰帶欲善季氏而求媚于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二十八年公如楚會楚康王卒公欲反帶曰我楚國之為豈為一人行也榮駕鵞亦言之公遂行

國語襄公如楚及漢聞康王卒欲還叔仲昭伯曰君之來也非為一人也為其名與其衆也今王死其名

未改其衆未敗何為還夫義人者固慶其喜而弔其憂況畏而服焉聞畏而往聞喪而還苟芉姓實嗣其誰代之任喪王大子又長矣執政未改予為先君來死而去之其誰曰不如先君將為喪舉聞喪而還其誰曰非侮也事其君而任其政其誰由已貳求説其侮而亟于前之人其讎不滋大乎説侮不懦執政不貳帥大讎以憚小國其誰云待之若從君而走患則不如違君以避難且夫君子計成而後行二三子計

乎有禦楚之術而有守國之備乎則可也若未有不

如往也乃遂行

三十一年六月公薨于楚宫帶竊其拱壁以與御人納

諸其懐而從取之昭公四年叔孫豹卒昭公使杜洩叔孫

葬叔孫豎牛賂帶與南遺使惡杜洩于季孫宿而去氏宰

之左傳

帶卒謚曰昭帶子小是為叔仲穆子小及南蒯公子慭

謀季氏不克詳南蒯傳卒謚曰穆帶孫志因陽虎欲去三桓

不克詳陽虎傳

季友成季　季孫行父文子　季孫宿武子　季孫紇悼子

季孫意如平子　季孫斯桓子　季孫肥康子　季彊公冶

季寤公亥附

季友字季子桓公少子莊公母弟成季也是為季孫氏

為魯上卿莊公二十五年陳女叔來聘冬友如陳報女

叔之聘二十七年友如陳葬原仲陳大夫原仲友之舊也

公羊傳辟内難也公子慶父公子牙通乎夫人以脅公

季子治之不得視之不忍故請至于陳而葬原仲也穀梁傳

三十二年八月公薨子般立冬十月慶父弒子般友奔陳

魯立閔公閔公元年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請復友齊侯許

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友來歸二年八月慶父又弒

閔公友以僖公適邾慶父懼討奔莒友乃入立之以賂

求慶父于莒慶父自殺僖公元年莒人來求復慶父之

賂友敗諸酈獲莒子之弟拏公賜之汶陽之田及費

穀梁傳公子友謂莒拏曰吾二人不相説士卒何罪

屏左右而相搏公子友處下左右曰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刀也公子友以殺之

三年友如齊涖盟七年友如曹十三年友如齊十六年卒左傳

謚曰成子行父嗣

季孫行父友之子文子也文公六年臧孫辰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于陳夏行父聘于陳且娶焉秋行父將聘于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行父曰備

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八月晉襄公卒十二年行父帥師城諸及鄆十四年齊商人弑其君舍我告于王王使單伯請子叔姬魯女舍之母于齊齊人執單伯又執子叔姬十五年行父如晉為單伯與子叔姬故秋齊人侵我西鄙行父告于晉齊侯之侵我西鄙也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郛討其朝我也行父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而討于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

免矣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不畏于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十六年及齊平公有疾使行父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間十八年文公薨公子遂請于齊殺大子惡及視惡母弟而立宣公行父如齊莒大子僕弑其父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行父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行父使

大史克即里革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于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于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宣公元年行父如齊納賂以請會十年行父聘于齊十八年公孫歸父公子遂子以遂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宣公薨成公即位行父言于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遂遂東門氏歸父奔齊成公二年行父帥師

會晉郤克及齊師戰于鞌齊師敗績四年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行父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秋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行父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于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六年行父以鞌之功立武宫夏四月晉遷于新田冬行父如晉賀七年吴伐郯郯成行父曰中

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有上不弔其誰不受吾亡無日矣八年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行父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于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主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九年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于晉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行父謂士燮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為二月伯姬歸于宋夏行父如宋致女女嫁三月又使大夫隨加聘問謂之致女十年晉景公卒公如晉弔晉人以公為貳于楚故止公十一年公受盟而後歸郤犫來聘

且涖盟夏行父如晉報聘且涖盟十六年公會諸侯于沙隨會叔孫僑如謀作亂使告郤犨曰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而事晉蔑有貳矣晉人執行父于苕邱

公羊晉人來乞師而不與公會晉侯將執公季孫行父曰此臣之罪也于是執季孫行父成公將會厲公會不當期將執公季孫行父曰臣有罪執其君子有罪執其父此聽失之大者也今此臣之罪也舍臣之身而執臣之君吾恐聽失之為宗廟羞也于是執季

孫行父注公會晉侯會沙隨也成公將會厲公謂伐

鄭也並在十六年

公還待于鄆使公孫嬰齊請行父于晉晉士燮亦言之

乃許魯平赦行父僑如奔齊冬十二月行父及郤犨盟

于扈襄公五年冬十二月行父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

庀家器為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

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于公室也相三君矣

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左傳

說苑衛文子問子貢曰季文子三窮而三通何也子
貢曰其窮事賢其通舉窮其富分貧其貴禮賤

季孫宿行父之子武子也襄公六年莒滅鄫晉人以鄫
故來討曰何故亡鄫宿如晉見且聽命七年宿城費秋
宿如衛報公孫剽之聘剽聘在元年八年宿會晉侯于邢丘
冬晉士匄來聘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匄賦摽有梅宿
曰誰敢哉令譬于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
命何時之有賦角弓賓將出賦彤弓九年宿如晉報士

句之聘冬十月公會諸侯伐鄭宿從晉荀罃士匄門于鄟門鄭成盟于戲十二月復伐之次于陰口而還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宿對曰會于沙隨之歳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爲冠具宿對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假

鐘磬焉十一年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毁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為臣十二年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宿救台遂入鄆取其鐘以為公盤十四年宿會諸侯之大夫于向為吴謀楚衛孫林父逐衛侯冬宿及諸侯之大夫會于戚謀定衛十五年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宿及叔孫豹帥師城成郛十八年公會晉及諸侯圍齊十九年宿如晉拜師晉侯享之士匄

為政賦黍苗宿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賦六月宿以所得齊之兵作林鐘銘魯功二十年宿如宋報向戌之聘（向戌聘在襄十五年）褚師段逆之以受享賦棠棣之七章以卒宋人重賄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公賦南山有臺宿去所曰臣不堪也二十九年公自楚還及方城宿取卞使公冶（季氏屬大夫）問且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

疏也公欲無入滎駕鶩賦式徵乃歸三十年晉絳縣人年長矣與城杞趙武聞之召之而謝過焉使為君復陶主衣服之官以為絳縣師于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宿曰晉未可媮也有趙孟以為大夫有伯瑕以為佐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媮乎勉事之而後可三十一年公薨立公子裯公子裯者敬嬀之娣齊嬀之子年十九矣猶有童心叔孫豹不欲宿不聽卒立之是為昭公昭公元年宿

伐莒取鄆二年晉韓起來聘昭公享之宿賦緜之卒章韓起賦角弓宿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賦節之卒章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韓起譽之宿曰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韓起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冬宿如晉五年毀中軍宿不欲親其議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六年宿如晉晉侯享之有加籩宿退使

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于討不敢求貺得貺不過三獻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韓起曰寡君以為驩也對曰寡君猶未敢況下臣君之隸也敢聞加貺固請徹加而後卒事晉人以為知禮重其好貨七年晉人來治杞田宿將以成與之謝息為孟孫守不可宿與謝息桃及萊柞二山以易之冬十有一月宿卒左傳

孟氏邑本杞田

僖子家臣

謚曰武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

許之入宫而不敢哭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吾許其大而不許其細何居命之哭武子寢疾蟜固不説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士唯公門説齊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及其喪也曾點倚其門而歌記檀弓

子二公彌紇宿無適子公彌長而愛紇欲立之訪于申豐季氏屬大夫申豐不可訪于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宿飲大夫酒臧孫為客既獻臧紇北面重席新樽

絜之召紇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獻酬既畢而通行為旅而後召公彌使與之齒宿失色以公彌為馬正家司馬慍而不出閔馬父説公彌公彌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宿喜使飲己酒而以具往盡舍之故公彌富又出為公左宰左傳而紇由是遂立以嗣季孫氏紇卒謚曰悼子子意如嗣公彌別為公鉏氏

季孫意如公羊作隱如紇之子平子也昭公十年意如及叔弓仲孫貜伐莒取郠獻俘始用人于亳社十三年為取

郠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八月同盟于平丘晉使羊舌肸辭公不與盟而執意如以幕蒙之使狄人守之司鐸射魯大夫懷錦奉壺飲冰冰箭筩以蒲伏焉守者御之乃與之錦而入晉人以意如歸冬十月歸意如十六年意如如晉葬晉昭公有郈昭伯者季郈之雞鬬季氏介其羽郈氏為之金距意如怒益宮于郈氏且讓之郈昭伯怨意如魯大夫亦多怨意如與昭公子公為公果公賁謀去季氏二十五年公居于長府九月伐季氏殺公之意如弟

于門遂入之意如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于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羈曰君其許之弗聽郈昭伯曰必殺之公使郈昭伯逆仲孫何忌會叔孫氏之司馬鬷戾救季氏仲孫何忌遂殺郈昭伯伐公徒公遂行孫于齊次于陽州當公伐季氏時叔孫婼適如闞及是婼自闞歸見意如意如稽顙曰子若我何婼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意如曰

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婼從公于齊與公言將安衆而納公公徒將殺婼伏諸道公使婼自鑄歸而意如有異志婼尋卒公竟不得入二十七年晉士鞅會諸侯之大夫于扈謀納公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士鞅取貨于意如乃辭小國而以難復公比歲居鄆或在乾侯意如每歲貫馬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于乾侯公執歸馬者賣之乃不歸馬三十一年晉侯將以師納公士鞅曰若召意如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

晉人召意如士鞅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意如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為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夏四月意如從荀躒如乾侯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

君命討于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于寡君退而謂意如君怒未怠子姑歸祭三十二年公薨于乾侯定公元年夏六月公之喪至自乾侯七月意如葬昭公于墓道南及孔子為司寇始溝而合諸墓昭公出故意如禱于煬公九月立煬宮五年意如行東野還未至卒于房

左傳

家語季平子卒將以君之璠璵斂贈以珠玉孔子為中都宰聞之歷級而救焉曰送死而以寶玉是猶曝尸于中原也其示民以姦利之端而有害于死者安用之且孝子不順情以危親忠臣不兆姦以陷君乃止　詳陽虎傳

謚曰平子子斯嗣

季孫斯意如之子桓子也斯既嗣立當陽虎强欲為亂

定公五年陽虎囚斯及公父歜即公父文伯斯從父昆弟而逐仲梁懐季氏家臣冬十月殺公何藐季氏族己丑盟斯于稷門之内庚寅大詛逐公父歜及秦遄皆奔齊六年公侵鄭取匡為晉討也往不假道于衛及還陽虎使斯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舍于豚澤將以怒衛侯衛侯果怒使追之公叔發曰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乃止夏斯如晉獻鄭俘秋陽虎又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于五父之衢冬斯及仲孫何忌帥師圍鄆八年

斯及何忌帥師侵衛冬十月陽虎欲去三桓將享斯于蒲圃而殺之斯覺之奔孟氏陽虎刼公與叔孫州仇以伐孟氏成宰公斂陽孟氏家臣敗陽虎虎入于讙陽關以叛公斂陽欲殺斯仲孫何忌懼而歸之十二年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于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墮費孟氏不墮成公圍成弗克哀公二年斯及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將伐絞邾人愛其土賂以漷沂之田盟于句繹三年斯及叔孫州仇城啓陽秋七月斯卒左傳

諡曰桓子肥嗣公父歜後復于魯卒諡文伯
季孫肥斯之子康子也哀公七年公會吴于鄫太宰嚭
召肥肥使衛賜辭大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
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為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于
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
其國肥欲伐邾饗大夫以謀之子服何仲孫何忌議與
諸大夫異不聽秋伐邾入之以邾子益來邾茅夷鴻請
救于吴八年吴為邾故伐我克武城東陽遂進次于泗

上吳人行成子服何曰城下之盟吳棄國也吳輕而遠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吳人盟而還齊悼公之來也肥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逆之季魴侯（肥叔父）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伐我取讙及闡又使如吳請師以伐我我乃歸邾子及齊平齊逆季姬以歸十年公會吳伐齊師于鄎齊人弒悼公乃還十一年齊為鄎故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肥謀禦之仲孫何忌叔孫州仇以政在季氏不欲戰使仲孫彘帥右師冉求帥左師季氏之甲

七千冉求以武城人三百為已卒從老幼守宫次于雩門之外及齊戰于郊右師奔左師入齊軍齊人不能師宵遁冉求請從之三肥弗許五月公會吴伐齊戰于艾陵大敗齊師秋肥命修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肥欲以田賦訪諸仲尼仲尼以為不可弗聽卒賦之二十三年宋景曹卒宋元公夫人肥外祖母肥使冉求弔且送塟曰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是以不得助執紼以肥之得備彌甥也有不腆先人之産馬使求薦諸

大夫之宰其可以稱旌繁乎二十四年公如越得大子適郢將妻公而多與之地肥懼使因大宰嚭而納賂焉乃止二十五年公至自越肥及仲孫彘逆于五梧郭重（魯人）僕見二子（謂季孟）曰惡言多矣君請盡之公宴于五梧彘為祝惡郭重曰何肥也肥曰請飲彘也以魯國之密邇仇讎臣是以不獲從君克免于大行又謂重也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飲酒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二十七年越使后庸來聘盟于平陽肥及仲孫彘叔仲

舒皆從肥恥從蠻夷盟病之言及衛賜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衆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舒曰他日請念夏四月肥卒公弔焉降禮左傳

謚曰康肥之曽孫強是為季昭子檀弓

季氏之族有季公冶字子治為魯大夫襄公二十九年公自楚還及方城季孫宿取卞使公冶問問公起居璽書追而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冶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卞公謂公冶曰吾可

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冶冕服固辭强之而後受五月公至自楚公冶致其邑于季氏而終不入焉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宿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賞也且無使季氏葬我季公亥者字公若季孫意如之庶叔父也公亥之姊為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是為景曹景曹生子以妻意如叔孫婼如宋聘且逆之公亥從謂景曹勿與魯將逐之景曹卒與之公亥凡曰

公鳥初公鳥娶妻于齊鮑文子生申公鳥死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及季姒(即公鳥妻)與饔人檀通而懼乃使其妾抶己以示秦遄之妻(秦遄魯大夫妻公鳥妹秦姬)曰公亥欲使余余不可而抶余又訴于公甫(意如弟)曰展與夜姑將要余秦遄妻以告公之(亦意如弟)公之與公甫告意如意如拘展于卞而執夜姑將殺之公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殺余也將為之請意如使豎勿內日中不得請有司逆命公之使速殺之故公亥怨意如公亥獻

弓于公為（昭公子務人）且與之出射于外而謀去季氏公為告公果公賁（果賁皆公為弟）公果告公昭公二十五年九月公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意如登臺請弗許會仲孫叔孫救季氏伐公徒公孫于齊季寤者字子言季孫斯之弟亦不得志于季氏欲因陽虎以去三桓事敗陽虎叛季寤辨舍爵于季氏之廟而出（辨猶周徧也徧告廟飲酒示無所懼左傳）

論曰立嗣之道年均以賢賢均以卜先王之訓也當莊公之頃孽子彊弟內外相軋迺不夙定以崇魯亂奕碁

數君三桓之專莊實基之又誰咎哉至襄昭而卒分公室張而後圖勢將誰與燎原之火其猶可撲乎然而好陵上者困于下陽虎南蒯又踵之矣

尚史卷三十二